

DECLASSIFY JAPAN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日本情报组织



他们无孔不入，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暗影

日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情报国家，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情报大国之一。“情报立国”的先进理念、敏锐的情报意识以及“官民结合”的情报体制根深蒂固地留存于大和民族的血脉之中，催生并滋养了日本政、军、民三位一体的情报组织，从事着宛如水蛭一般贪婪的“海盗式”情报活动。

梁 陶 · 著

时事出版社

日本情报组织



梁 陶 ·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情报组织揭秘/梁陶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80232-954-6

I. ①日… II. ①梁… III. ①情报机构—研究—日本
IV. ①D7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764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3.5 字数: 450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情报工作起源	(1)
第一节 日本情报思想的启蒙者——《孙子兵法》	(1)
第二节 日本情报活动的践行者——忍者	(13)
第三节 日本情报分析的先行者——阴阳师	(24)
第二章 日本情报发展史	(32)
第一节 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偷窥世界的“情报之窗”	(32)
第二节 幕末开国时期迈出国门的日本情报活动	(51)
第三节 明治维新下日本情报的“维新”之路	(61)
第四节 日本称霸远东的急先锋	(81)
第五节 侵华战争中施恶中国的日本情报魔爪	(102)
第六节 日本对外侵略道路上的最后一战： 对美情报工作	(129)
第七节 战后废墟中重建的日本情报工作	(150)
第八节 冷战后日本的“情报大国”梦	(162)
第三章 日本政、军、民三位一体的情报组织	(175)
第一节 日本政府的情报组织	(175)
第二节 日本军队的情报组织	(205)

第三节 日本的民间情报组织	(224)
第四章 日本现今情报体制	(233)
第一节 交叉融合的国内情报协调体制	(233)
第二节 全方位的对外情报合作体制	(243)
第三节 高效的情报保障体制	(251)
第五章 日本经济、科技情报工作	(256)
第一节 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科技情报工作	(256)
第二节 “官民结合”的经济、科技情报体制	(271)
第三节 独具特色的经济、科技情报工作	(277)
第四节 战功赫赫的经济、科技情报工作	(283)
第五节 成功背后的原因考察	(287)
第六章 日美军事同盟下的情报合作	(302)
第一节 日美情报合作概览	(304)
第二节 日美情报合作的方式与内容	(322)
第三节 日美情报合作发展趋势与存在的问题	(344)
第七章 日本情报组织的经典案例	(363)
第一节 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期的对华情报活动	(363)
第二节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情报活动与日苏冲突	(378)
第三节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在华北的情报工作与反游击战 ——日本防卫省军事专家的解读	(384)
第四节 珍珠港事件前的日美情报战	(391)
第五节 日本情报失误与中途岛败局	(404)
第六节 曾经的日本间谍“摇篮”——陆军中野学校	(420)
第七节 日本侦察卫星计划的历史与现状	(434)

第八章 日本情报组织的著名人物	(447)
第一节 统一日本的“间谍大师”——丰臣秀吉	(447)
第二节 日本“地缘战略情报之父”——福岛安正	(455)
第三节 日本“地下情报工作之父”——明石元二郎	(465)
第四节 “东方劳伦斯”——土肥原贤二	(479)
第五节 偷窥珍珠港的眼睛——吉川猛夫	(489)
第六节 “满洲国”的绝色女谍——川岛芳子	(504)
第七节 “巾帼不让须眉”的日本女谍们	(515)

第一章

日本情报工作起源

日文中“情报”这两个字产生于 19 世纪末。日本军医森鸥于 1884—1888 年在德国留学期间，翻译了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该书日文版于 1903 年 10 月正式出版。《战争论》第 6 章“Nachrichten in Kriege”，森鸥将其译为“战争の情报”，从而创造了“情报”这两个字。然而早在“情报”一词出现之前，日本就已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情报活动，并将情报意识融于每位日本国民的血液之中。于是，情报成为了大和民族的立世之本，列岛生存与拓展的第一要务。那么，日本情报工作的源流究竟为何？

第一节 日本情报思想的启蒙者——《孙子兵法》

日本的情报工作在这个世界上独树一帜，不仅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效用，而且对各行各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人的这种特点，追根溯源，与中国的孙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孙子兵法》对日本认识和运用情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日本人不仅直接研究《孙子兵法》，并且长期以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孙子的情报思想进行发挥和再创造。应当指出，日本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要远远超过中国人。时至今日,《孙子兵法》中有关情报的精髓仍指导着日本情报工作的运转。

一、《孙子兵法》传入日本

《孙子兵法》何时传入日本,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朝鲜传入说”、“吉备真备引进说”和“中国兵法家携来说”。

(一) 观点一:“朝鲜传入说”

“朝鲜传入说”出自日本著名兵法史学家佐藤坚司所著《孙子思想史的研究》一书。^①他根据《日本书纪》所载,公元663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几位兵法家到达日本,指导修筑了几座城池,并因为精通中国兵法被授予荣誉勋位。由此,佐藤推测是他们把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而且这部中国兵法可能就是《孙子兵法》。他的证据是,在57年之后成书的《日本书纪》中,记载着“神武天皇之兄征伐矶城的时候,椎根津彦的计策中有‘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这样的语句,与《孙子兵法·始计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认为‘出其不意’是由百济人传授的,进而可以认为这些百济人把《孙子兵法》引进日本。至少可以设想《孙子兵法》,最初是由他们传进来的。”^②

① [日] 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② 同上。

（二）观点二：“吉备真备引进说”

“吉备真备引进说”源自《续日本纪》第二十卷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丙申条的记载：“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貳吉备朝臣真备，令司诸葛亮八卦、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据此有些研究者，包括佐藤坚司也认为“在日本人中最初把《孙子兵法》引进来的是吉备真备”^①。根据《续日本书纪》的记载，在秘藏家传时期，吉备真备开创了日本军事史上运用《孙子兵法》的先河。^②他不仅平时教习士兵诸葛亮八卦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等作战方法，还在奉命讨伐惠美押胜叛乱^③时，灵活运用《孙子兵法》的“兵闻拙速”、“兵之情主速”，以及“以迂为直”等用兵原则，只用了8天时间就击败了叛军，将惠美押胜“斩于湖畔”。

（三）观点三：“中国兵法家携来说”

“中国兵法家携来说”出自美国《孙子兵法》研究家塞缪尔·B. 格里菲思的研究成果。他在《孙子兵法——战争艺术》一书中指出：公元516年，中国一位熟悉兵书的学者曾到日本。公元525年，日本继体天皇（450—531年）在任命其子粗鹿火为兵马统帅时曾说过“夫将者，民之命与国之存亡所系也”。这句话显然有些受了《孙子兵法·作战篇》中“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① [日] 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 同上。

③ 惠美押胜之乱指的是：764年（日本天平宝字八年）日本奈良时代爆发的叛乱，又称藤原仲麻吕之乱。藤原仲麻吕（藤原惠美押胜）企图夺取孝谦天皇宠信的大臣禅师道镜的位置而发动军事政变。事件最终以藤原仲麻吕的失败而结束，道镜被任命为大臣禅师，参与政事。

的影响。据此，格里菲思认为，有许多理由相信，早在吉备真备于公元 735 年返回祖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国古代的军事经典已被日本人所知。^①

大多数日本学者赞成“吉备真备引进说”这一观点，将吉备真备称为《孙子兵法》携归日本的“第一人”。717 年，吉备真备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到中国，历时 18 年后于 735 年回国。日本很多学者认为吉备真备在回国的时候将《孙子兵法》《吴子》等中国典籍上献朝廷，随后便开始在日本军人中传授《孙子兵法》。但经过引经据典的考证，其实“中国兵法家携来说”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根据日本史书记载，继体二十年（527 年）日本筑紫的地方官国造磐井发动兵变，史称“磐井之乱”。继体天皇在其颁发的讨伐叛军的诏令中，曾写有这样的话：“良将之军也，施恩推惠，危已治人，攻如河决，战如风发。”“大将，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其思想和用语多与《孙子兵法·作战篇》“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暗合。^②这说明继体天皇对《孙子兵法》已有所了解。

其次，可以从圣德太子（574—622 年）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得到印证。推古女皇于公元 592 年即位，翌年立圣德太子摄政。604 年，圣德太子用汉文记述了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十七条政治道德标准，即史称“宪法十七条”，也有称“十七条宪法”者。对“宪法十七条”的遣词用句，日中学者均认为多出自典汉籍诸子百家。其中文中有几处用语与《孙子兵法》极其相似。例如：第十条“是非之理，诈能可定。相共贤愚，如环之无端”；第十一条“明察

① [美] 塞缪尔·B. 格里菲思：《孙子兵法——战争艺术》，育委译，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5—346 页。

② 潘俊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军事历史》1989 年第 5 期。

功过，赏罚必当”；第十五条“上下和谐，其是情矣”。上述条款与《孙子兵法》中的诸多语言极其相似，依次为：《孙子兵法·势篇》“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孙子兵法·计篇》“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谋攻篇》“上下同欲者胜”。尽管有学者研究认为“十七条”中有的句子可能引自《史记》等典籍，但也不能排除圣德太子研读《孙子兵法》的可能性。虽然在那时《孙子兵法》作为禁秘书只有皇室少数人能够接触，但圣德太子摄政的身份是完全可能看到的。

再次，据我国著名日本史学家严绍先生的研究表明，撰写于养老四年（720年）的《日本书纪》“不仅全用汉字写作，而且大量引用中国文献典籍”，“引用了诸如《史记》《汉书》《南史》《北史》《水经注》《新序》《述异记》《尉繚子》《吴子》等书”。^① 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孙子兵法》，但早于《尉繚子》《吴子》在战国时期就“藏孙、吴之书家有之”的《孙子兵法》，日本来华留学生想必也会千方百计弄到的，只不过当时作为禁秘书流传不广而已。

最后，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时间看，称吉备真备为《孙子兵法》携入日本“第一人”的说法并不科学，无法令人信服。日本自公元630—894年约260年间，共任命过20次（一说19次）遣唐使。^② 吉备真备来华时间第一次是公元717年，在中国生活18年。第二次是公元752年，翌年回国。在吉备真备入唐之前已有8次遣唐使到过中国，时间跨度约一个世纪。而作为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以学习文化，购求书籍为使命”。^③ 我国《旧唐书·东夷传》也记载，每次遣唐使归国，都是“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这些都说明历届遣唐使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搜求中国典籍。因此，很难想象在吉

① 严绍璎：《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② 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93页。

③ 同上书，第202页。

备真备入唐前的 100 多年间，8 次遣唐使们会将《孙子兵法》这样一部重要的兵书漏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孙子兵法》很可能在四五世纪，最迟不晚于 6 世纪就已经传入日本列岛了，吉备真备并非将《孙子兵法》引进日本的第一人，而是现有文献记载的首次在日本传授《孙子兵法》的人。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可靠一些。^①

二、日本对《孙子兵法》的吸收与发展

《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被不断发扬光大，逐渐形成独具日本特色的兵学思想和情报观念。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早期的秘藏家传时期、江户时代的刊刻注释时期和近世的融合拓展时期。

（一）秘藏家传时期（710—1603 年）

这一时期《孙子兵法》作为禁秘书，只有皇室及亲王等权贵能够接触，加之由中土传来的汉文书籍有限，因此，这一时期《孙子兵法》传播多以手抄口授为特征。经过长期经世的父子师承传授，日本形成了专事传抄、训点和授读的“明经世家”，其中以清原家久负盛名。

日本战国时代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深谙用间之道的军事将领，诸如楠木正成、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毛利元就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把《孙子兵法》奉为圭臬，并用于指挥作战之中。例如，著名武将武田信玄少时即学习兵法，熟谙十三篇，特别钟爱《孙子兵法·军争篇》“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话，并写在自己的军旗上。他不但敬仰《孙子兵法》，而且将其贯穿于自己所著的《甲阳军鉴》

^① 苏桂亮：“《孙子兵法》研究在日本”，《滨州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

中，故有“日本的孙子”之美誉。

号称“战国武将中鹤立鸡群”的织田信长，善用孙子“奇正”等谋略思想。在长条之战中，他集中3倍于武田方的兵力作为正兵，又组织3000支火枪队作为奇兵，击退突入的武田势力。其运用《孙子兵法》之妙，使他成为著名的兵法家，被视为在日本武将中“没有可与信长齐名的名将”。

丰臣秀吉则被称为“《孙子兵法》真正实践者”。他特别重视情报，不惜使用金钱构建自己的间谍队伍，直至对对手情况了如指掌后才投入战斗，即所谓的“胜而后战”。在美浓攻略时期，他避免使用强攻，而是通过情报和谋略活动使对方或归顺或投降。

纵观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流传情况，虽因禁秘书而局限在皇室上层的小范围内，但并没有阻碍其传播和在军事斗争、情报领域的运用，并为后来江户时代《孙子兵法》应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二）刊印注释时期（1604—1868年）

刊印注释时期是指江户时代。此间研究《孙子兵法》者近百家，刊印《孙子兵法》书达140余种。从此，日本的《孙子兵法》研究进入鼎盛时期。具体表现在：

一是活字印刷《武经七书》，开创了刊刻兵书先河，从此结束了日本手抄摹写汉籍兵书的历史。

二是首启注释《孙子兵法》之风。江户时代的《孙子兵法》研究，是从林罗山的《孙子谚解》开始的。虽然林氏的注解“仅限于简单的字句注释，并不是主动的研究”^①，尚不是真正的注释，但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却对江户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的勃兴起到了极大的推

^① [日] 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动作用。

三是注释《孙子兵法》的大家辈出。继林罗山之后，注解《孙子兵法》遂成一代风气，众人群起而效法，出现诸如北条氏长、山鹿素行、获生徂徕、新井白石、德田邕兴、吉田松阴、恩田仰岳等一批至今仍有影响的《孙子兵法》注家。其中由于北条氏长对《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研究对日本情报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佐藤坚司称赞道：“氏长才是孙子‘用间’的理解者，才是对《孙子兵法》首尾篇的知音。”^①

吉田松阴^②在松下村塾教授山鹿派兵学塾，在其《孙子评注》的注释中对《孙子兵法·用间篇》推崇备至，评价很高。他对当时日本的锁国政策所造成的国人无知状况深恶痛绝，提出要“下田踏海”，即要从静冈县东南的下田港口出发，航海去欧美各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朝鲜等，以考察实情。在吉田松阴提出“下田踏海”主张后四年，因企图搭乘佩里准将的军舰去美国，触犯了禁令而被囚于获野山狱。

四是孙子思想成为武学流派的兵学源头。占据江户时代武学统治地位的甲州派、越右派、北条派、山鹿派和长沼派，它们的创始人既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大儒学者，又是研究《孙子兵法》的权威人物。孙子思想对各派产生深刻影响，成为各派兵学思想的源头。

五是影响了一批兵学著作。《孙子兵法》不仅催生了新的武学流派，出现了流派林立的局面，而且也左右了兵家武士的兵学思想，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兵书典章。

① [日] 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② 吉田松阴，幕末志士，长州藩士，精通兵学，投奔江户佐久间象山门下学习洋学。注重了解海外情报，1854年美舰来航时因企图偷渡而被捕入狱。其后设立松下村塾教授兵学和洋学。著有《西游日记》、《讲孟余话》、《留魂录》等。

（三）融合拓展时期（1868—至今）

此时期可分为二战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日本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长达几百年的幕府统治，使其迅速迈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和魂洋才”，东西汇合。以《孙子兵法》为基础的日本传统兵学与西方新兴的近代军事思想相融合，使日本兵学重新整合，孙子兵学理论在近代军事活动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治时代尽管日本军界把主要目光投向西方国家，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运用仍十分重视。此间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多兼修东西两种军事学说，并在战争中付诸实践。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能以小胜大，得益于卓越的情报活动。战争爆发前，日本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对俄国在远东的整个陆海军实力、兵力部署及军事动员能力等情报了如指掌。通过无孔不入的情报活动，日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俄国对远东战争没有做好准备，并积极通过情报工作使俄国内部矛盾尖锐化，有力地策应了战场上的日军。正如马尔科姆·肯尼迪在《日本史》一书中所指出的，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情报工作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数代人对吴起和孙子这两位中国战略家所阐述的原理进行研究的结果”。^①

此外，《孙子兵法》研究开始出现向社会生活领域拓展的趋势。在一些著作中多有这方面的论述，其中以北村佳逸在《孙子解说·自序》中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说：“如第三次世界大战（若有的话），以至围棋的胜败、棒球的比赛、投机的输赢、选举运动更至夫妻吵闹，若把握着孙子的神髓，我敢断然保证必胜，没问题！”为此他还撰写了《孙子读法与日常生活应用》的文章，阐述他将《孙子兵法》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观点。福本义亮和谷孙六等也都在各自的

^① [英] 理查德·迪肯：《日本情报机构秘史》，群益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著作中表明这种看法。而商人出身的三轮善兵卫，则结合自己的经商体会撰写出《孙子与商战》（1939年出版），开启了日本兵法经营之先河，对后来风行于日本的《孙子兵法》应用热潮不无影响。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孙子兵法》研究在经历近10年的停顿后，又以全新的面貌出现。60年间，出版有关《孙子兵法》的著作150余种，仅1962年一年就出版了9种，出现了自江户时代以来又一注释高潮。^①

三、《孙子兵法》对日本情报工作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翻译《孙子兵法》的国家，也是受《孙子兵法》影响最大的国家。西方世界开始注意到孙子，始于1905年凯尔兹罗普上尉翻译的第一本《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在这本书很多段落的翻译上，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他之所以将书名定为《森石》，是因为该名正是“孙子”的日文译名。

孙子的思想不仅成为日本军事思想以及情报工作的重要源头，千百年来哺育众多武士、战将，而且深入到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因与儒家经典《论语》齐名而格外受到珍视。日本情报界将孙子视为最伟大的情报技巧专家而顶礼膜拜。历史上日本涌现出大批名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精通军事经典，重视情报工作，运用《孙子兵法》得心应手。在1904—1905年间发生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元帅和陆军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大将两人都深谙《孙子兵法》。东乡还随身携带一本《孙子兵法》赴战，并在战争准备与实施过程中巧妙运用了孙子的情报思想和作战原则，最终赢得了这场具有时代意义的战争。

二战时期日本的间谍学校——陆军中野学校，在其7年的短暂历史

^① 苏桂亮：“《孙子兵法》研究在日本”，《滨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中，一直以《孙子兵法》作为教材，培养出了几百名优秀的军事情报人员。直到珍珠港偷袭美国舰队时，日本人搜集和实际应用情报的策略也还是从《孙子兵法》中学来的。这一战，美国太平洋上最重要的海军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了18艘军舰、300架飞机，2500名官兵丧生。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曾评价道：“日本的情报工作已成为严重的威胁，它在世界的情报系统中是非常有效率的”。^①

理查德·迪肯认为，在世界各民族中，日本人民是唯一的“为知而求知”的民族。他们搜集情报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兴旺发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入经济恢复的重建时期，一批从军队转到地方的人开始把军事谋略思想运用到企业经营中，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理论相“嫁接”，并在经营实践中创造出让世人为之叹服的经济奇迹，从而在管理理论上形成了独特的一派——“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孙子兵法》作为日本的“情报战略实践手册”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日本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达。”他规定，凡是自己的部下必须读《孙子兵法》。

日本综合商社将《孙子兵法》的情报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它们像影子一样隐没在全球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角落，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一些综合商社依据《孙子兵法》制定了开拓海外市场和加强产品竞争的具体战略，并以《孙子兵法》为教材，经常举办有关经营谋略的讲习班，进行人才培养。他们将孙子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培训中，以提高职员的进取意识，尤其注意提高员工的情报意识。日本综合商社提出的口号是：“人就是

^① [英] 理查德·迪肯：《日本情报机构秘史》，群益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